

大兴安岭真相

第2期 2011年1月24日



用海外信箱给 ip@dongtaiwang.com 发电子邮件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。

新年祝愿……

转眼又一年，相会是机缘。

你可听过我讲的真相，慈悲的召唤。

愿你有美好的未来，愿你过好每一天，

愿你理智更清晰，事事擦亮眼。

愿你早醒悟，为何来世间，

愿你记起来时愿，早日结善缘。

等了一世又一世，盼了一年又一年，

愿你早日明真相，大法已在传。

愿你早日明真相，有缘再相见。

里玉书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非人迫害

【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】(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)黑龙江省漠河市58岁妇女里玉书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非法判刑十二年，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七年多灭绝人性的迫害，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小号，被六次隔离。她绝食反迫害六年多，被迫害的瘦骨嶙峋。

里玉书，原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教委书记，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身心健康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她与其他修炼法轮功的群众一样，遭到中共邪党人员迫害。二零零二年五月，里玉书在加格达奇被非法判刑十二年。二零零三年一月，被劫持至黑龙江女子监狱集训监区，三月从集训监区又劫持至一大队。

下面是里玉书诉述自己在监狱遭受的迫害经历：

一、背铐，有时吊起来

二零零四年五月，法轮功学员张叔哲、丁玉等人因绝食反迫害，拒绝穿囚服，拒绝出工。到八月二日，我和全监区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一同开始绝食。恶警们将我们背铐起来，有时吊起来，白天站着背铐，从早上五点一直站到晚上八点，晚上背铐在地上，我的左臂骨头被邪恶打伤，痛的抬不起来了。这样背铐，刺心透骨的疼，特别晚上一躺下，更是钻心的痛。我被强行静脉注射不明药物，这样四个多月后，丁玉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分到其它的大队。
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，犯人宋立波等人迫害我，我每天早上坚持炼功，宋立波大打出手，打嘴巴子，从床上打到地上，在地上我也炼。十二月九日，她打累了，就找根绳子把我的手臂背过来紧紧的捆住，从中午到晚上六点多，之后才放开。

二、野蛮灌食

十二月十日，九监区的恶警贾文君出言不逊，包夹吴湘芬破口大骂我三天。然后疯狂的强行给我灌食，她让李明英捏住我的鼻子，吴湘芬、刘凤珍等人骑在我的身上，撬开牙，拿着瓶子对着嗓子眼往里灌食，我极力的抵制，全部都吐出来了。为了不让我吐出来，她们用枕巾按住我的嘴，憋的我喘不过气来，一次灌食就得用一两个小时，我精疲力竭，满脸是血，嘴都破了。我每天都遭受这种痛苦，强行灌食两次。

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，犯人护士郑冬梅下胃管灌食，吴湘芬骑在我身上，拼命扯拽我的头发。郑冬梅把胃管误插入气管里，我憋的喘不上来气，全力挣扎，一大针管的奶粉灌进去，我一口鲜血带奶粉喷出来了。我指责她们，郑冬梅恶狠狠的说：“你不就是要死吗？”

连续三天仍是如此。第四天换犯人护士商晓梅强行灌食，商晓梅(杀人犯，无期徒刑)，身高1米70，身体强壮，灭绝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借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食时，丧尽天良的灌大蒜，灌浓盐水，灌辣椒水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呕吐，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吐出来，她灌完食后，再用开口器，将法轮功学员的嘴扩到极限。这种痛苦让人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，一撑就是几个小时，让你生不如死，撑的嘴都肿了，牙齿都不会动了。几乎所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注射不明药物，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，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绝食。

三、关小号四十多天

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(还有两天过中国传统节日新年)，我被劫持至小号，小号阴暗潮湿，暖气漏水，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被关了几个月，穿的棉衣和棉裤都长毛了，脚都被冻坏了。我双手被铐上，无法炼功，只能做结印的手势。我被关押在二号时，三号的法轮功学员给我背法，邪恶制止不了，就把我强行绑架到一号，一号有地环，手脚都被铐住，姿势非常难受，痛苦的睡不着觉。

我被非法囚禁在小号四十多天。一天，“六一零”的恶警肖林来要给我录像，表现这些邪恶之徒如何耐心给我灌食，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。我拒绝录像。

四、七天六夜残忍的迫害

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，我被非法劫持在十监区(病犯监区)，徐臻(杀人犯)为了个人能多得分减刑快，一直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徐臻在十监区的三楼强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在一楼，她让我上三楼，我拒绝，她们把我抬去，强行让我穿上囚服，播放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录像让我看。我把囚服脱下，狱警曲华让单玉芹来迫害我，单玉芹(诈骗犯)经常把法轮功学员打的遍体鳞伤，典型的流氓。

王鑫华(诈骗犯，无期徒刑)，身高1米69，体重150多斤，身体十分强壮，她常常毒打法轮功学员，打人疯狂至极，不计后果，善于诡辩，谎话连篇(曾先后五次包夹、迫害里玉书三年多)。王鑫华、单玉芹、项桂芬等五犯人，强行将我按在地上，骑着我，拧着胳膊，压住脚，按住头，

用开口器和勺撬开嘴，用筷子压住舌头，把管子从咽喉部位往里插，我常喷出血来。王鑫华马上用手纸擦掉喷出来的血，她怕监控室看见。

我那时体重只有五六十斤，血压极低，高压才五六十毫米汞柱。她们把我绑在凳子上强迫我看录像，放最大的音量。从四月十三日到六月一日，早七点三十分，到晚九点，一天两次灌食。

从五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，不让我上床睡觉，整天把我绑在凳子上，困的我直摔跟头，她们就用针管灌上水，激我。我闭上眼睛，她们就用牙签支住我的眼皮，使劲的扯着我的耳朵，狠狠的打我嘴巴子。单玉芹、王鑫华，轮番的打我，折磨我。一次，一个嘴巴子打下来，我的头“嗡”的一下，眼前一片金星。过几天，一看左脸被打偏了，过了几年，我的脸才恢复正常。七天六夜惨无人道的迫害，至今想起来，我都不寒而栗。

这期间恶警肖林来了，我指责她们。肖林骂了我半天，商晓梅给我静滴，每次药费五十至二百元。
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，灌食买的奶粉及注射用的药，都是将我的钱卡抢去买的。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我住在食堂楼，要搬回病犯楼。王鑫华、王淑贤等三四个犯人，强行让我穿上囚服，我不配合，就躺着不动。赵英玲（当时的女监医院院长），指使她们拖着我走，拖到楼梯口后，僵持了很久。杨立彬（某科室科长）走过来说：“放过她吧，看她能怎么样？”我立即站起来了，脱掉囚服，自己走回病犯楼。

十二月某日，赵英玲告诉我，我的丈夫和儿子等待接见我。我拒绝穿囚服，赵英玲不让我接见。过了一会儿，又通知我去接见。我一看，是我在哈尔滨市的哥哥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接见。我不是犯人，所以我拒绝穿囚服，邪党的监狱剥夺了我接见的权利。

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，赵英玲、于英民唆使三个包夹来迫害我，有一次，包夹袁安芬狠狠的将我摔倒，我的屁股伤了半年多才好。

五、疯狂的毒打，大拇指被掰折

二零零六年大年初二，我去各个屋看望法轮功学员。包夹袁安芬、项桂芬硬把我拖回来。象凶神恶煞一样，抓住我的头发，往暖气管子上撞，狠狠的撞了几十下，撞的我满头大包，痛苦难忍。灌食时给我灌了很多的大蒜，辣的我生不如死。
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某日，王鑫华、项桂芬，弄了一大盆的液体食物给我灌食，灌了一半，我全都吐出来了。余下的半盆液体食物，王鑫华气急败坏的泼了我一身，我的棉衣和被褥都湿了。王鑫华打开窗户，冻我，冻的我瑟瑟发抖。北方的冬天异常的冷，寒风吹的屋里直冒白烟，王的做法引起了大家都不满。

我打坐时，王鑫华常常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。一次，她用笤帚砸我的脸，足足砸了半个小时。我的脸都被砸肿了，全是伤痕。一次，我在打坐时，袁安芬将我打倒在地上，把我平时坐着的小凳踩碎，然后两脚使劲的踩我的脸，我大声呼救，她竟丧心病狂的用内裤塞住我的嘴，用大刷子猛力的打我的手臂，立刻我的手臂全都肿了。

有一天早上五点多，我在打坐时，何颖杰（杀人犯，无期徒刑），象疯了一样冲了过来，她用尽全身力气，掰

我的左手大拇指，就听“喀嚓”的一声，我的大拇指被掰折了，痛的我肝肠寸断。何颖杰惊呆了，不敢吱声，随即我打大莲花手印，她吃惊的看了我半天说：“不怕死的人谁也没有办法。”我的手指是骨折了，一碰手指骨就转动。

我看经文，她们抢我的经文。我高声背法，她们用手捂住我的嘴，然后再用胶带封住我的嘴。一次，于英民指使她们将我拖到厕所，她们把我拖到厕所后，我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面上，站在窗口前，背法。

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，晚六点，我正在打坐，王鑫华将我打倒，穷凶极恶的打我耳光，打累了，用衣挂猛力的抽打我的头部，让我痛不欲生，足足打了半个小时，帮凶袁安芬进到屋里，跟着一起打我，直到她俩精疲力竭，才停了下来。

那一夜，我一直迷迷糊糊的，半昏迷，早上醒来，发现大便失禁，脑袋全是大包。两个月后，大包才消，那段时间，我被她们迫害的身体极度消瘦，走路都扶墙，说话没力气，身体麻木，心脏也都常常麻木，我感到自己随时好象都能死亡。

一天，赵英玲大骂我，用书本打我的脸，并正告她：“强制改变不了人心”。王鑫华从此打我更猖狂了，并威胁我说，你要说出去，我就打残你。她使劲的踩我胳膊，用手搬，力图将我的胳膊弄折，把我倒控过来，把我绑在地上，用擦地布塞住我的嘴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王鑫华说狱警让她给我穿囚服，这样每天，她们强行给我穿囚服，我拒绝。她们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，从地上又扯到床上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就脱掉囚服，我被强行穿上囚服后，折磨的筋疲力尽。然后，趁势把我绑起来，或者她们用身体压着我。

一次，王鑫华穷凶极恶的将我绑在厕所里，扔在地上，她竟良知泯灭的用拖厕所的拖布，塞住我的嘴。又有一次，王鑫华将我的右大拇指掰折了，我悲痛欲绝。过后，王鑫华说：“我们不给你穿囚服了，你配合一下，每天穿一会。”我不答应，几天后，她们不再给我穿了。

王鑫华，抢走我的衣服，在衣服上写了“犯”字，并把我的衣服给扔了一些。她恶毒的说：“看你怎么办？”我就只穿一个小裤头，身上披块布。我不是犯人，不能穿带“犯”字的衣服。后来，我把写“犯”字的地方剪掉，补上一块布。

晚上，我功时，王鑫华准备一盆水和两个针管，往我脸上喷水，浇的我浑身湿漉漉的，行李上也都被弄湿了，我用热水瓶将湿的地方烘干。她又偷偷摸摸的将我的热水瓶盖拧开，行李又都湿了。

一次，我炼功，她用冰冷的水喷我，还用盆往我的头上浇凉水，我一动不动的，继续炼功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
六、注射不明药物

有一天，商晓梅强行给我注射不明药物，我奋力挣扎，质问她们：“为什么给我打针？”药还没打完，针头就弯了。

过一小会，我四肢无力，心脏特别难受。想上厕所，可一动也动不了。袁安芬将我拖到厕所，我感觉我的生命快结束了，我问她给我打的什么药，她说：“安定”。我特别口渴。